



「基督教好強調公義，但公義並不是基督教價值中的唯一。就算講公義同時亦講求慈愛，有時我們會引用彌迦書 6 章 8 節，行公義，好憐憫。行公義是有的，但好憐憫卻不足夠。還有一樣就是站於宗教角度，存謙卑的心，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尋求造物主。」

吳宗文牧師

大眾對基督教會的印象都是接濟窮苦大眾，服侍有需要的社會階層。但在金鐘，則有一間教會基本上是以白領、商人甚至政府官員為組成群體的教會－港福堂。這一次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專誠訪問了該堂榮休牧師吳宗文牧師，讓大眾可以透過吳牧，認識基督教會的更多面貌。

信仰經歷

吳宗文牧師的信仰歷程十分曲折。吳牧師並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而是成長於一個傳統中國人家庭，家人一直拜祭黃大仙。直至牧師的父親在他念小學的時候得了病，腳痛臥床，尋遍中、西醫都未能根治。「爸爸亦有到黃大仙廟作扶乩、飲神茶及服用香爐灰，但他的病情亦毫無起色。直到有一次，經鄰居介紹下，附近教會的基督徒到我家探訪，他們為爸爸按首祈禱，爸爸就很奇妙的站起來，並走到廚房把所有神位棄掉。自此，這位一家之主就帶領我家由民間信仰走進基督教信仰。」教會生活讓吳牧師有機會認識基督教更多，禱告中應允的經歷更令他感受到這個信仰的特別之處。吳牧師感恩地說：「這個信仰亦給予我一個理性的世界觀，讓我更全面地認識這個世界。」

不過在訪談中，我們得知原來吳牧師曾經信奉天主教，而令他真正離開民間信仰及天主教的契機是他的一位音樂老師的去世。「那次我到了柴灣的墳場參與葬禮。當時神父灑聖水，然後說了一句『某某某弟兄已經去了煉獄了，若你想幫助他早點離開就需要多作捐獻和彌撒，就可以累積功德。』」吳牧師直言：「人死後別人可以決定死人的去向，是一件可怕的事。及後我慢慢發現基督教比較個人化及直接。」

在大約十二歲的時候，吳牧師正式受了水禮，然而，在中學至大學期間，他的思想發生了一個大變化。「我們的那個年代，喜歡看書的人就會知道台灣有一本《新潮文庫》，關於很多哲理、存在主義等等。於是我開始對少年時期的信仰有懷疑，拒絕回教會。」吳牧師回憶這段經歷時告訴我們，德國哲學家康德對他重整信仰有很大的幫助。「康德的理論中，如果沒有上帝就沒有來生、沒有審判，今生的道德價值也就沒有盡頭。如此，人就會成為慾望下的犧牲品，故此需要有來生，才會令人今生有一種畏懼的感覺，規限個人的野心及慾望。」康德的理論令吳牧師在改變了對無神論的看法，明白這個世界是真的需要有上帝，人要有信仰才對今生的秩序有超然的保障。解決了這些迷思後，吳牧師重新回到信仰，更決意走上了全職事奉的道路，向世人宣揚這個信仰的價值。

港福堂

作為港福堂第一位榮休牧師，吳牧師親眼見證着教會發展的歷史。吳牧師回想他

當年接任牧師之時，教會狀況並不理想：「我上任時，只有一個事務同工。當時我們還是在富麗華酒店聚會，又分了兩所堂會出去，就是同福堂及尖福堂。於是一班年青人離開了港福堂，餘下的只有 200 人。」在吳牧師的領導之下，港福堂發展到現在已有 2000 人，事務同工和教牧同工亦各有十五人，組成了一個三十人的團隊。吳牧師更帶領港福堂走出金融風暴的困境，「我記得當時捐錢效果不理想，我祈禱、與家人商量，把一層物業按給銀行，把錢奉獻給教會。我就在當日一個講道上分享了這個感動，我作為牧師，第一次在一星期內收到共二千萬的支票，足夠應付擴堂的費用。」

港福堂的會友主要為中環白領、專業人士，很多人會評論港福堂是一間「富貴教會」。對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定位，吳牧師解釋這並非刻意為之，而是環境因素影響了教會的定位。「由 IFC（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到我們教會只需 15 分鐘，十分方便。十六、十七座的辦公室、酒店、政府辦事處、商業大廈可通過天橋直達我們的會址。」牧師再補充：「全香港有 1400 間教會，分佈 18 區，但中環、金鐘卻很少，附近只有新生命堂。」

「名人去普通教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但這裡不會。」會友大多是專業人士及名人，背景相若，所以彼此相處十分和諧融洽，同時也正因如此，港福堂起初以「植根中環，傳揚主恩」為口號。及至吳宗文牧師上任，認為口號有點局限，於是將後句改成「向業界作見證」。「既然我們有人脈資源，比較多專業人士，於是我地主力向業界作見證，往商區傳福音。我們就是在這個口號下，與一些商區傳福音的機構合作。」吳牧師表示不怕別人標籤港福堂：



經常會在地鐵或公共車站見到港福堂舉辦午餐聚會的宣傳海報，上圖為該堂的迎新午餐情景，下圖為兒童聖經班。（港福堂提供）



「我會教導會友，我們是『富貴教會』，因我們富在心中，貴在人間。我們不要自卑、不要因為別人的說話妄自菲薄。我必須要有自信，對教會的領受有信心。」

除了港福堂，吳牧師也曾在基層教會服事過，那麼兩者牧養上有甚麼分別呢？吳牧師回答，基層的困難主要是環境構成的問題，服事基層的牧者需要帶領他們去爭取、與他們共患難；至於富貴的人，他們亦有自身的問題。「無論你是貧窮還是富裕，都需要面對生老病死、婚姻家庭等的問題。除去外衣，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樣。所以不要認為服事基層是委屈的事，也不要認為教會人數就多是一種榮譽。」吳牧師進一步闡述他對牧養教會的看法：「我現在回望七所教會，七所教會都是神所預備的。每個教會有它特定的問題，如它能走出問題，必得到主應許的獎賞，以及主的期待。作為一個牧者，心態不應以牧養一間萬人的教會為成功的標準，而是要解決教會問題，完成上帝托付的任務。」

香港基督教組織

基督教與天主教或其他宗教群體很不同，很難說有一個領袖能代表所有教會，甚至所有信徒。個別地區，時代可能會產生基督教領袖，例如英國及港英時代一般以聖公會的主教為代表，不過牧師補充：「不是說聖公會可以代表整個群體，而是因為九七前由英國統治，而聖公會是來自英國的。所以九七後，已不成文地認為它是基督教的精神領袖。」

至於組織方面，與天主教不同，基督教的組織是比較分散的。「要聯繫基督教，每個地方有自己的網絡。華人基督教聯會（總會）是香港最大的基督教網絡。華人基督教聯會能成功，第一是因為『老字號』，第二是因為他們提供安葬的地方。總會主宰牧師的調配，他們不需經過堂會隨時調配牧師；亦可以取消堂會。」吳牧師說，觀塘曾有一間教會的會眾與牧師發生糾紛，當時由於區會站在牧師一方，最後所有會眾均被趕走。不過，總會本身是沒有約束力的，其約束力源自宗派，而宗派又視乎體制。教會主要有三體制：主教、長老及會眾制。行會眾制的三個宗派，分別是浸信會、宣道會及播道會。牧師向我們解釋，播道會雖是會眾制，但總會對堂會亦有規範，如牧師需經總會面見；宣道會則是由牧師出任執事會出席；浸信會則最為寬鬆。

宗教與社會的互動

正如吳宗文牧師所言，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有形式的宗教，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及一種制度，與社會的其他元素必然會有交接、互動。吳牧師指宗教對香港社會造成的影響是一種潛移默化。「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社會，有自己的民間信仰：觀音誕、玉佛節、清明……香港人的生活，無論怎樣轉



變，中秋你都會吃月餅。」

與此同時，吳牧師承認社會對各宗教的影響的確很大，但他指出有些形式的轉變未必一定是不好的，牧師接着舉出兩個例子：「以前盂蘭節人們會燒衣、撒真錢，但由於會造成混亂，因此現今這種形式已經改變了；以前搶

包山，是真的人人上去搶的，而現在的選手是經過挑選及備有爬山工具的；以前派平安米，現在是派米券。」吳牧師稱，現在很多宗教的活動形式是會調整的，但背後的基本核心價值和理念則仍然不變。

為社會發聲

吳宗文牧師曾因為反對公投、贊成國民教育、以及反對李安一部電影宣揚同性戀的意識等，因而受到社會上一些人士的攻擊。牧師認為，站在基督教的角色上，有兩個問題十分值得重視：一是極端化——批評政府是最安全的，批評泛民就會惹出紛爭；二是沉默——毫無利益背景而敢於發聲的人太少。牧師說：「大律師公會主席曾親自寫信予我，信上寫：『牧師，我們欣賞你的分析，而社會正需要這些聲音，這個角色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就開始想為什麼基督徒在需要的時候卻沒有人有勇氣發聲。」牧師提出：「這社會確實需要意見，但現在我的言論不單在外間，連在基督教界內都受到壓制。很多機構都說『你的文章很好，但卻不敢刊登。』因為一刊登就會遭受轟炸。雖然我的意見並不一定正確，或者有偏頗的地方。但一個多元的社會需要不同的聲音，能夠容許發表意見才叫做多元。」因此，牧師近年致力凝聚社會一群不能發聲的人，並為他們發聲。

教會與極端主義的世界

面對社會走在兩極，而宗教層面上，極端主義問題更嚴重。吳牧師認為現在社會愈來愈傾向激進化，人民強調自我的表達。宗教可以成為抑制及調和的作用，在教授宗教比較學及研讀各宗教的歷史時，他比較了不同的宗教也有出現的極端行為：「歷史有趣的是，十字軍東征未必是一件錯事。南斯拉夫的問題，就是回教勢力經過地中海，由北非摩洛哥打到去西班牙。歐洲另一邊亦有這樣的情況。歐洲本身強化的時候，不同宗教的人雜居，形成了一個歷史的問題。我認為宗教本身，站在基督教的角度而言，基督還未回歸前，這個世界我們還要求平安、求

安定。基於這個原因，我們要與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人去共處。」

但人有沒有辦法去建立這樣一個理想的世界？吳牧師根據自身經驗來說：「我問過一些激進的基督徒，你認為聖經中的民主是絕對，答案一定是不對。如果有，人為什麼要恐懼去追求。現在的人權是否合乎聖經上所指的人權呢？現在的自由有否被濫用呢？所以我覺得，我有與和富基金說，無論將來可否參與，我都希望論壇可以成為一個平台。」

基督教的核心價值

每個宗教都有他的核心價值，但現在好像都被社會影響了。問到基督教未來的發展，是由基督教去影響社會價值，還是被社會影響基督教的核心價值時，吳牧師



吳牧師接受本中心成員訪問

以社會學角度來解答，他認為有形式的宗教，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及一種制度。與其他社會的元素會有交接互動。這種互動的好壞，就要視乎情況。「的確我們被社會影響了許多，但有些形式又未必一定是不好的。例如，盂蘭節以前的形式是燒衣灑錢的，但由於灑錢會造成混亂及打架，以前灑的是真錢。現在已改變了。這種形式改成了另一種模式。以前搶包山，是真的上去搶的，現在是挑選及有爬山工具的。以前派平安米，現在是派米券。現在很多宗教的活動形式是會調節的，但背後的理念仍然存在的。各宗教應該著重自身的基本核心價值有否被影響。如果受到了影響，形式及文化表現就不是最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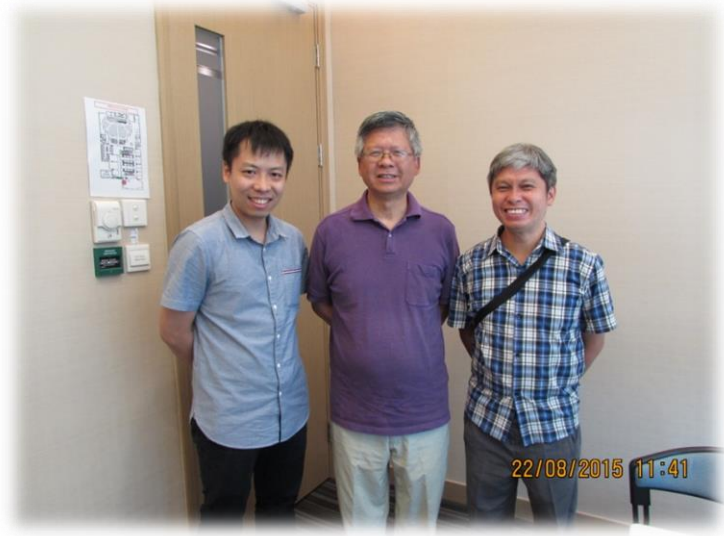
他又舉出一些例子，指出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香港有自己的民間信仰：「如果你有留意民間信仰，你會發現民間信仰節奏感很強。觀音誕、玉佛節、清明……猶太人又有逾越節、受苦節。端午節、前幾天才七夕。香港人的生活，無論怎樣轉變，中秋你都會吃月餅。宗教的潛移默化觀念，風水、命相等。所以電視台會有怪談節目。香港是一個非常宗教化的社會。站在基督教的角度，我們是比較緊密的。」

現時很多人都常引用彌迦書 6 章 8 節「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來應用於香港的社會狀況。一般引用特別強調了前部分的行公義，好憐憫。但吳牧師卻認為現時人們行公義是有的，但好憐憫卻不足夠。「還有一樣就是站於宗教角度，存謙卑的心，就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尋求造物主。如果你問我今日及明天支持佔中的決定，我應該謙卑的尋問神。」

其實基督徒最重要的價值，還在於後面那句「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

小結

無論是自身的信仰，或是牧養教會的過程中，吳宗文牧師都歷經重重波折，然而這些障礙並沒有使牧師前進的步伐有所停滯，不管面對多少質疑和挑戰，牧師仍能一直堅守自己的信仰和價值，是以能一直走到今天。



（文：吳嘉瑤 校：林皓賢）